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



欧·亨利 短篇小说选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O. Henry*

金钱在爱情的因素中占有多大分量，谁也说不清。局中人可能视如粪土，对局外人来说，有时是一个技巧问题。

[美] 欧·亨利/著

探求人生真谛 汲取人生力量

人民日报出版社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 欧·亨利 著
盖署光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美)欧·亨利著;盖署光译.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 8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第2辑)

ISBN 7-80153-970-2

I. 欧… II. ①欧…②盖…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241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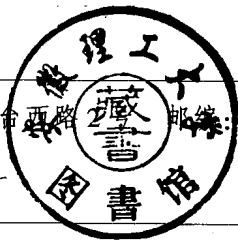
书 名: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二)

主 编:张海军
译 者:盖署光
责任编辑:许南方
装帧设计:郑 琪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石家庄市东兴制版印刷厂



字 数:1480 千字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80

印 次: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53-970-2/I·090

文库定价:130.00 元

目 录

麦琪的礼物	(1)
贼骨仁心	(7)
警察和赞美诗	(20)
忙碌经纪人的罗曼史	(27)
供应家具的房间	(32)
女巫的面包	(40)
爱的奉献	(44)
幽默家自白	(51)
最后一片藤叶	(61)
财神与爱神	(68)
虎口拔牙	(76)
艺术良心	(83)
精确的婚姻学	(90)
改邪归正	(97)
公主与美洲狮	(105)
汽车等待的时候	(112)
双料骗子	(118)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130)
华而不实	(135)
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	(142)
小熊约翰·汤姆的返祖现象	(157)
市政报告	(170)



麦琪的礼物

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德拉把钱数了三遍，却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都在那儿。其中六毛钱还是用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是从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每次一个、两个强乞硬赖扣下来的；他们虽不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计较斤两的交易未免太小气，当时德拉脸都不由得羞红了。

无奈，德拉只有扑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痛哭了一场。心中的感慨油然而生：人生是由哭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光是抽噎就占了绝大部分。

德拉轻声抽噎起来。这个家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了：一套连着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只有八块钱。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永远也不会有信件投进去的信箱，还有一个只有神仙才能把铃按响的电钮。一张名片贴在那里，上面印着“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

詹姆斯·迪林汉·扬夫妇很恩爱。德拉总唤他“吉姆”，每逢丈夫回家上楼，走进房间，她总是热烈地拥抱他。吉姆先前每星期挣三十块钱时，一时高兴，就用了“迪林汉”这个名号。现在收入锐减，只有二十块了。因此这名号就有些模糊了，还不如缩成质朴、谦逊的“迪”字为好，但这些丝毫无碍两人之间的感情。

哭过了，德拉往颊上扑了些粉。她透过窗子，呆呆地看着。外面是灰蒙蒙的后院，灰色的篱笆上一只灰猫正在行走着。德拉

不由自主地轻轻叹了一口气。一星期二十块总是不够用，支出总是比预算多。好几个月以来，她省吃俭用，竭尽所能，能攒的都攒了，还是只有这么一点。明天就是圣诞节了，为了给吉姆买一件精致、珍奇而又有价值的礼物，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长时日，可还是只有这一块八毛七分，一想起来就有些伤心。

房中两扇窗子间有一面壁镜。德拉突然从窗口转过身，站到壁镜面前，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可她的脸突然间失色了。她飞快地解开头发，让它披落下来。

詹姆斯家有两样宝贝引以自豪：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和德拉的秀发。如果德拉把秀发悬在窗外去晾，就算是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也会让她的珠宝和礼物黯然失色。吉姆的金表，能让豪富的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

此刻，德拉披散的秀发，如同褐色小瀑布一般奔泻闪亮。它一直垂到膝盖下方，给她铺成一件裙裳。然而德拉又神经质般把头发赶快梳好。她犹豫了一会儿，静静站在那儿，几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戴上褐色的旧外套旧帽子，眼睛里盈着晶泪，裙摆轻扬，飘然出门，下楼，跑上街。

德拉走到一块写着“莎弗郎妮夫人——经营各种理发用品”的招牌前。由于跑过一段楼梯，她有些气喘，德拉努力让自己定下神来。店主身体肥胖，肤色奇白，冷漠的表情与名字不大相称。

德拉问：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

“摘下帽子，让我看看。”夫人说。

秀发又如同褐色瀑布一般奔泻闪亮于眼前。

那夫人抓起头发细看，老练地说：

“二十块。”

“把钱给我吧，快一点儿！”德拉无暇想那么多了。

此后的时间像飞燕掠水一样不留痕迹。德拉一直忙于为吉姆在店铺里搜寻礼物，把所有的店铺都兜底翻过。

找到了！那是一条白金表链，式样简朴。德拉见到它的一瞬间，心蓦地静了下来，久久凝视着。她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想法：这就是为吉姆精心制造的。表链文静而有价值，与吉姆的表简直是绝配。德拉用二十一块买了下来，她手里捏着剩余的八毛七分匆匆赶回家。一路上，她心里洋溢着甜蜜：吉姆有了它，可以在任何场合毫不顾虑地看时间了，再也不会像用旧皮带时那样只是偷偷地瞥一眼了。

回到家，陶醉之余，她开始拿出卷发铁钳，点上煤气，补救这由于充满爱意的慷慨而造成的灾害。不到四十分钟，德拉头上布满了许许多多紧贴着的小发卷，活脱脱一个逃课的学生，对着镜子她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这可是一件不太轻松的工作。

“吉姆见了不把我宰掉才怪呢——像个康奈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似的。可我又能怎么办呢？——唉！只有那么一丁点儿钱。”她自言自语着，语气里几多无奈。

钟表指向七点钟，咖啡早煮好了，煎锅也在炉旁热着，随时可以煎肉排。

德拉把表链对折着握在手中，在吉姆必经的门口的桌角上坐下来。她等得有点焦急了——吉姆从没有晚归过。突然，楼下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她脸色刷地白了一下。就算是日常最简单的事情，德拉也习惯默祷几句。此刻，她悄声说：“上帝保佑，在他眼中我还是美丽的。”

门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带上门。他非常瘦削，表情严肃。可怜的人！——一件旧大衣，连手套也没有，他才二十二岁就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

吉姆在门内站住，如同一条猎狗闻到鹌鹑气息似的，一动也

不动。他用双眼紧紧盯着德拉，其中的神情是她所无法理解的，这使她非常慌乱。那种神情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弃，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是带着那种奇特的神情凝视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跳下桌子，走近他。

“吉姆，亲爱的，别这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如果不送你一件礼物，我就不能过这个圣诞节。头发还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在意吧，是不是？我必须这么做。我的头发长得快极啦。祝我‘圣诞快乐’吧！吉姆，让我们高高兴兴的。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的礼物，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猜到的。”

德拉费尽口舌解释着。

“你把头发剪掉了吗？”吉姆十分吃力地问道，仿佛他费尽心神之后，还没有把这个十分简单的事实弄明白。

“不仅剪了，而且卖掉了。”德拉说，“无论怎样，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我，对吗？虽然头发没有了，我还是原来的我，不是吗？”

吉姆向房里四下张望，满脸的好奇。

“你是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问，带着近乎白痴一般的神情。

“不用找啦，”德拉说，“我告诉你，已经卖掉了——卖掉了，没有了。今天是平安夜，吉姆。好好地待我，我剪掉头发都是为了你呀。我的头发可能数得清，”她突然变得无限温柔，“但我对你的爱谁也数不清。我把肉排煎上好吗，吉姆？”

吉姆仿佛突然从恍惚中惊醒，把妻子紧紧搂在怀里，两人被一种巨大的幸福的感觉紧紧包围着。——每星期八块钱的房租——只要两情相悦，那和每年一百万房租又有什么区别呢？数学家或俏皮鬼或许会给你错误的答复。但世上最宝贵的礼物，往往

与金钱没有丝毫的关系。

吉姆将一包东西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扔到桌子上。

“别误会，德尔。无论是剪发、修脸，还是洗头，我对你的情意都决不会减低半分。你只要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为什么刚才我愣住了。”

白皙的手指敏捷地撕开绳索和包装纸，随之而来的是一声狂喜的呼喊，紧接着，就突变成女人神经质的眼泪和号哭，马上需要丈夫用尽办法来抚慰她。

摆在眼前的是一整套的发梳，纯玳瑁做成，边上镶着珠宝，两鬓用的，后面用的，应有尽有；那发梳原是在百老汇路上一个橱窗里摆放着，是德拉心向神往了好久的东西，她知道这套发梳很贵重，从没有心存过占有的奢望。现在居然拥有了，然而佩带这些装饰品的头发却没有有了。

德拉还是把这套发梳搂在怀中久久不放，心中涌起万千思绪，过了好久，她才能抬起迷蒙的泪眸，含笑说：“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真的，吉姆！”然后，她像一只被火烫着的小猫一般跳了起来，欢声叫着：“喔！喔！”

吉姆还没有见过他自己的礼物呢，德拉停下来，她热切地伸出摊开的手掌把礼物递给他。那表链似乎有了活力，闪闪映着她快活热诚的心情。

“漂亮吗，亲爱的？我走遍全市才找到的。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和表配在一起的样子。现在你可以每天把表看上百来遍了。”

吉姆并未依言而行，却坐到榻上，头枕着双手笑了起来。

“德尔，把礼物先放在一边吧，它们实在太好了，现在就用未免可惜，暂且保存起来好了。我卖掉金表换了钱，才给你买了发梳。现在请你煎肉排吧。”

故事完了，原谅我一支拙笔没有写出其中的曲折。总之，那

两个住在一间公寓里的笨孩子，很傻很傻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一家最宝贵的东西。众所周知，三位有大智慧的麦琪带来礼物，送给生在马槽里的圣子耶稣，首创了圣诞节馈赠礼物的风俗。他们既然不凡，送的礼物无疑也是聪明的，最后我们要对现在一般聪明人说的是：在所有馈赠礼物的人当中，詹姆斯夫妇才是最聪明的。在一切接受礼物的人当中，像他们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最聪明的。因为他们就是麦琪。

贼骨仁心

凌晨两点，黎明前的黑暗浓重而潮湿，颇让人不舒服。警察站在第二十四街和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胡同的拐角处，高架铁路正从上面通过。

一个男人轻手轻脚地从黑胡同里匆匆出来，他身穿长大衣，帽子压得很低，手里提着什么东西似的。警察态度和蔼，但带着恪尽职守的自信迎上前去。时间、胡同的恶名、行人的匆忙、携带的东西——这一切都是需要警察干预的可疑情况。

“可疑者”马上站住，往后一推帽子，摇曳的街灯下，那个人镇定自若，鼻子很长，深色的眼睛直视警察。他戴着手套就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摸出名片交给警察。警察在晃动的灯光下看到名片上印着“医学博士詹姆斯”。街道和门牌号码在一个治安稳定的地段，没有任何引起怀疑的痕迹。警察的目光下移，看到医生手里提着一个漂亮的白银扣饰的黑皮医药包；这进一步证实了名片的真实。

“请吧，大夫，”警察退后一步，口气异乎寻常的和蔼。“上面关照要格外注意。这段时间溜门撬锁、拦路抢劫的案子层出不穷。在这种夜晚出诊真够呛。虽说不算冷，却粘里巴叽的。”詹姆斯医师彬彬有礼地颌首，对天气评价了一两句来附和警察，就继续匆匆赶路了。那晚有三个巡警都认为他是做正派事的正派人，他的名片和神气的医药包足可以证明。倘若次日这些警察中间有谁觉得应当去核实一下名片——只是别去得太早，詹姆斯医师没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他会看见一块漂亮的门牌上医师的姓名

赫然在目，确有衣着整洁的医师在摆设精致的诊所里面，邻居们都可以证明，两年来医师奉公守法，生意兴隆。

假如谁能有幸看到那个表面清白的医药包里的东西，肯定会大吃一惊。打开包，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套最新式的“保险箱专家”专用的精巧工具，“保险箱专家”是现在撬保险箱的窃贼们给自己封的称号。这些工具都是专门设计、特别打造的，包括短而结实的撬棍，一套奇形怪状的钥匙，还有在冷铸钢上打孔就像耗子啃奶酪那样轻而易举的高强度的蓝钢钻头和冲头，能够像水蛭一般吸附在光滑的保险箱门上，利索地拔出号码锁的夹钳，就像牙医拔牙似的。小贴袋里有一瓶四英两装的硝化甘油，已经用去一半。在工具下面放着一堆皱皱巴巴的钞票和几把金币，总共八百三十元。

在同行圈子里詹姆斯医师被称为“了不起的希腊人”。这个奇特的称呼半是因为他冷静的绅士作风，半是因为在帮会里他是头儿，是出谋划策的人，凭他的地址、职业的影响和威望，他能搞到准确的信息，供伙计们制定计划，干非法的买卖。

在这个精干的小圈子里，还有斯基采·摩根、德克尔和普雷茨费尔德。德克尔是“保险箱专家”，普雷茨费尔德是城里的珠宝商，负责处理他们搞来的钻石和其他首饰。他们都是十分讲朋友义气的，始终守口如瓶，忠实不渝，是些好人。

在合伙人看来，那晚的收获并不令人满意，仅能勉强抵得上他们花费的力气。一家资金雄厚经营呢绒的老字号的双层侧栓的老式保险箱里，在周末晚上的存款理应两千五百元不止。然而他们只找到这些，按照惯例，三个人当场就平分了。本指望那晚有一万或一万两千元的收获。可是那个商号股东老板办事有点儿太老练了。他下班后就把大部分现金装在衬衫盒里带回家去了。

詹姆斯医师沿着寂静无声的第二十四街向前走。那些经常聚在这里的戏剧界的票友们也早已进入了梦乡。牛毛般的细雨在铺

路的石子间积成小水洼，在弧光灯的映照下，反射出千百片闪闪烁烁的小光点。水气凝重的寒风穿过房屋之间的空当劈头盖脸地扑来，一阵阵地。

刚刚走近一座高大的砖砌建筑的拐角，突然，这座与众不同的住宅打开了，一个黑种女人从台阶走到人行道，嘴里喃喃咕咕、脚下踢踢踏踏地。她的样子好像是自言自语——她那个种族的人独个遇到危难时，总是采取这种办法。多嘴多舌，肆无忌惮；忠心不渝，却又不服管教，她那肥胖、整洁、系着围裙、扎着头巾的外貌就证明了这点，她就像旧时南方的奴仆。

詹姆斯医师迎面走过时，那黑女人刚刚走下台阶。一对金鱼眼睛死死盯住医师手里的医药包，停止了喃喃。

“老天保佑！”她一见到医药包就脱口叫道，“你是医生吗，先生？”

“是的。”詹姆斯医师停住脚步说。

“那就请你快去瞧瞧钱德勒先生吧。不知他是犯病还是怎么的，就像死了一般。艾米小姐让我去找大夫。先生，要是你不来的话，天知道我上哪儿才能找到大夫。假如老主人知道这里的情形，那可就有好戏看了，先生——他们肯定会打枪，在地上数好步子，用手枪决斗。唉，我那可怜的艾米小姐——”

“你要找大夫，就赶快在前面带路，”詹姆斯医师踩上台阶说，“倘若你要找个听你唠叨的人，我可没兴趣。”

黑女人领他进屋，走上一溜楼梯，上面铺着厚厚的地毯。经过两个光线暗淡的门厅。穿过第二个门厅，她拐了弯，在一扇门前站住，打开了门，她已经有点喘不过气来。

“大夫来了，艾米小姐。”

詹姆斯医师进了屋，朝站在床边的一位年轻太太微微施了一礼。然后他把医药包放在椅子上，脱掉大衣，把大衣搭在医药包和椅子背上，之后他镇定自若地朝病人的床边走去。

床上躺着一个男人，仍是晕倒时的姿势——衣着华丽而时髦，赤着脚，全身松弛，就像死了似的一动也不动。

詹姆斯医师如同笼罩着宁谧、镇定和力量的光环一般，对于那些软弱失望的主顾来说，他简直就像是久旱后的甘霖。他在病室里的举止风度尤其令妇女们倾倒。那并不是医师对病人的纵容和讨好，而是一种沉着镇定，压倒命运的气魄，和对人尊重、关怀和献身的态度。他那坚定而明亮的棕色眼睛里散发着一种清晰的吸引力，和蔼的面孔十分适合做知己和安慰者的角色，他那冷静而近似牧师的安宁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威严。有时出诊，那些和他初次见面的妇女竟然会和他说了为了防盗，晚上把钻石藏在了什么地方。

詹姆斯医师经验非常丰富，眨眼间，就估出了房间家具摆设的等级和质量。同时也打量了一下那位年轻太太。她身材娇小，二十出头的样子，容貌中自有一种迷人的美，然而现在却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不像是因意外不幸所引起，而是由来已久的哀怨。她额头一侧有道青紫色的挫伤，根据医师的经验判断，受伤的时间不会超过六个小时。

詹姆斯医师伸手去试病人的脉搏，眼睛却是在询问年轻女人。

“我是钱德勒太太，”她答道，带着南方人那种含混的哭音和腔调。“在你来到前大约十分钟，我丈夫突然发病了。他以前也犯过，是心脏病——有几次非常厉害。”病人深更半夜这副打扮使她不得不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很晚才回家，我想大概是赴晚宴去了。”詹姆斯医师把注意力转向病人。不管他从事哪一种“职业”活动时，他对待“病例”或者“买卖”总是全神贯注。

病人大约有三十岁。相貌大胆而放荡，不过还称得上端正，缺点都被一种乐观幽默的神情补救了。衣服上散发着一股泼翻了酒的气味。

医师解开病人的上衣，用小刀把衬衫的假前胸从领子到腰全都割破。清除了障碍后，他就把耳朵紧贴在病人的心口，仔细听着。

“二尖瓣回流？”他站起身时像是没有什么把握，尾音有些上飘。他又俯身听了好长时间，然后确诊道：“二尖瓣闭锁不全。”

“夫人，”他这副说话的口气曾多次解除过人们的忧虑，“也许——”当他缓缓转向那位太太时，却看见她脸色煞白，早已倒在黑老太婆的怀里晕了过去。

“可怜的小羔羊！我的宝贝儿，可被他们害苦啦！但愿上帝开开眼，把那些把她引入迷途，伤了她那颗天使般的心，害她落到这个地步的人惩罚惩罚——”

“抬起她的脚，”詹姆斯医师上前扶持晕倒的太太。“她的房间在哪？她得躺到床上去。”

“那儿，先生，”黑老太婆那扎着头巾的脑袋朝一扇门摆了几下。“那是她的房间。”

他们把艾米小姐抬到床上。她的脉搏微弱，不过还有规律，但有点神志不清，已从昏迷状态进入了沉睡。

“她体力衰竭，”医师说，“应该好好休息一下。等她醒过来时，给她一杯加热水的酒，再在里面打个鸡蛋——假如她可以喝酒的话。另外，她前额的挫伤是怎么回事？”

“磕了一下，先生。她摔了一跤——不，先生，”——老太婆那变化不定的种族性格使她猛地发作起来——“我才不替那个魔鬼遮掩呢。是他干的！先生。但愿老天让他的手烂掉才好——哎呀，我真该死！我答应过她决不说不出来的。先生，确实是磕伤的。”

詹姆斯医师走近一个精致的灯架，把灯光捻小一点。

“你在这儿守着太太，”他吩咐道，“千万别出声，让她好好睡一觉。如果她醒了，就给她喝杯加热水的酒。倘若她情况不

好，就叫我。这事可不大正常。”

“这里的怪事还多着呢，——”黑女人正要往下说，医师却一反常态，像安抚歇斯底里的病人般专断地叫她别做声。他回到另一个房间，轻轻把门关上。病人没有动弹，不过已睁开了眼睛。他的嘴唇不停地抽动，好像要说什么。詹姆斯医师俯身下去，只听到了微弱的声音：“钱！钱！”

“你听得清我的话吗？”医师压低嗓门，十分清晰地说道。

病人微微点点头。

“我是医师，是你太太请来的。你病得很重，千万不要激动或是慌张。”

病人的眼神仿佛是在叫他。医师弯下腰去，仔细听那仍旧十分微弱的声音。

“钱——两万块钱。”

“钱在哪儿？——在银行里？”

病人的眼神表示了否定。“告诉她，”——声音越来越微弱了——“那两万块——她的钱。”病人吃力地扫视着房间。

“你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了？”詹姆斯医师的声音像塞壬女妖一般急切，想从那个神志逐渐不清的人嘴里掏出他想知道的——“在这个房间里吗？”

他觉得那双逐渐暗淡下去的眼睛里有表示同意的闪动。他的指尖触摸到他的脉息，细若游丝。

詹姆斯医师的另一个职业的本能在他的头脑里出现。他做事干脆利索，立刻决定要打听出这笔钱的下落，即便是搭上一条人命也在所不惜。

他掏出一小本空白的处方笺，根据标准的常规做法，开了一张适合病人的处方。然后他到里屋门口，叫那个黑女人出来，把处方交给她，打发她去药房配药。

她嘟嘟囔囔地离开后，医师走到钱德勒太太的床边。她仍在

沉睡，脉象比先前好些了，额头除了挫伤红肿的地方以外也不烫了，稍微有些湿润。如果不被惊扰，她可以睡几个小时。他找到房门钥匙，出来时随手把门锁上。

詹姆斯医师看看表。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他利用，那个老太婆去配药，半小时以内是回不来的。他找来水罐和平底酒杯，接着他打开医药包，取出一个盛着硝化甘油的小瓶——他那善于摆弄手摇曲柄钻的哥儿们都叫它“油”。

他把淡黄色浓稠的液体往酒杯里倒了一滴，然后取出带银套筒的注射器，装上针头。根据玻璃管上的刻度他细心地抽了几次水，最后把那滴硝化甘油稀释成将近半酒杯的液体。

在两小时前，詹姆斯医师就是用这个针筒，把未经稀释的液体注射到他在一个保险箱锁上钻出的窟窿里，一声沉闷的爆炸过后，控制门闩的机械都被毁坏了。现在他想再次使用同样的方法，去震撼一个人的主要机械——心脏——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钱。

方法相同，然而形式不同。前者是粗鲁莽撞、凭借原始动力的巨人；后者是奉承者，不过他用丝绒和花边把一样置人于死地的手臂掩饰了起来。这是由于医师用针筒从酒杯里抽取的液体已经成了三硝酸甘油酯，这是目前医学界所知的最厉害的强心剂。只要二英两就能把一扇厚实的保险箱铁门毁坏，而他——詹姆斯医师——现在却要用一量滴的五十分之一来使一个活人的复杂机体永远的静止。

不过不是马上静止。这与他的要求不符合。首先得迅速增加病人体内的活力；使每一个器官的功能得到强有力地促进。心脏会对致命的鞭策做出勇敢的反应，静脉里的血会很快地回到心脏。

詹姆斯医师知道，这种心脏病遇到非常强烈的刺激，就如同中了一颗来复枪子弹一般，结果就是即刻死亡。当血流量在“油”